

施堅雅 (G. W. Skinner) 的中國市鎮研究介紹

溫 振 華

一、前 言

歷史學若能不斷地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不僅能擴大史學的視野，對歷史問題的解決也有極大的助益⁽¹⁾。施堅雅是一個人類學家，他對中國市鎮的研究，被認為具有突破性的發現⁽²⁾，且刺激學者對這個課題的研究⁽³⁾。探討傳統中國經濟與社會，他的市鎮研究，似乎成爲必讀的論文。

欲期對施堅雅的研究有深一層的認識，對他的中國研究歷程作個簡單的介紹，或許有其助益。綜括施氏研究課題可歸爲兩大範圍，一爲泰國華人社會，一爲中國市鎮。

其關於泰國華人社會的論著，有下列二書：

-
- (1) 有關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可參閱「『社會科學與歷史學』討論會」，思與言，第二卷第四期，頁1～18；何炳棣的黃土與中國農業起源一書，是科際整合下的一本名著，惟有透過科際的整合，學術的成就才能往前邁進。
 - (2) 此爲倫敦大學 Audery Donnithorne對G. W. Skinner的贊語，見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25, p. 318, "Communication".
 - (3) 從 Skinner 的市鎮理論，來研究市鎮或就這個課題探討中國問題的論文，茲將所知臚列於下：
許倬雲，「漢代的市場化農業經濟」，思與言，第十二卷第四期，頁20～23；謝文遜，"Peasant Insurrection and Marketing Hierarchy", in Mark Elvin & G. W.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 pp. 119-141; Knapp, R. G., "Marketing and Social Pattern in Rural Taiwan",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43, pp. 226-49, 1971,; Crissman, L. W., "Marketing on the Changhua Plain, Taiwan",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ed., by W. E. Willmot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dford, California, 1972; 李國禎師：「溫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教學與研究第一期，頁138～140；「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師大歷史學報，第七期，頁113～188；「十六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山東萊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師大歷史學報，第八期，頁113～160。

1. 泰國的華人社會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一九五七年出版；⁽⁶⁾
2. 泰國華人社區的領袖與權力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一九五八年出版。⁽⁵⁾

他研究泰國華人社會的動機，乃基於華人在東南亞國家的重要地位，尤其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對該區政治影響力的加大，以及欲從泰國的民族同化 (ethnic intergration) 運動，來瞭解華人社區領袖的角色，在研究方法上，他着重在分析而不在敘述，尤其強調統計方法的重要，以期建立一套假設⁽⁶⁾。在「泰國華人社區的領袖與權力」一書中，特別附上一篇討論該書方法學的應用⁽⁷⁾。

在介紹施氏中國市鎮研究論著前，首先要瞭解他對中國市鎮的分類，他根據一八九三年的資料，把市鎮分成下面八大類⁽⁸⁾：

等 級	種 類	數 目
1	標準集鎮 (Standard Market Town)	27,712
2	中介集鎮 (Intermediate Market Town)	8,011
3	中央集鎮 (Central Market Town)	2,319
4	地方城市 (Local Cities)	669
5	大城市 (Greater Cities)	200
6	區域城市 (Regional Cities)	63
7	區域都會 (Regional Metropolis)	20
8	中央都會 (Central Metropolis)	6

資料來源："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340, Table 20.

- (4) Skinner, G.W.,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Y., 1957.
- (5) Skinner, G.W.,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Cornell Univ., Press, Ithaca, N.Y., 1958.
- (6) 見註(4)與註(5)序言。
- (7) 註(5)書, pp. 331-346, Appendix B: Methodological Notes.
- (8) 有關市鎮的分級, Gibert Rozman 的分法為七級,茲列於下以供參考: (1)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enter, (2) Capital of a divided or a decentralized dyansty or a regional center in a united country, (3) Elevated administrative center, (4) second lowest administrative center, (5) Lowest administrative center, (6) In-termediate marketing settlement, (7) Standard marketing settlement, 見 Rozman, Gibert,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vi.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73, p.14.

施氏早期的市鎮研究着重在一、二、三級的集鎮，主要的論着如下：

1 中國鄉村市集與社會結構，第一部份，第二部份，第三部份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Part II, Part III，文中簡稱 Marketing 文)，一九六四年⁽⁸⁾。

2 中國農民與閉鎖的社區：一個開放與閉鎖的個案研究 (Chinese Peasant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ut Case)，一九七一年⁽¹⁰⁾。

一九七〇年代，他研究的重點，在四級以上的城市、都會，探討其都市化，及其與地方體系的階層關係，主要的論文如下：

1 十九世紀中國區域都市化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2 城市與地方體系的階層關係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

以上兩文，皆收於他所編的「帝國晚期的中國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文中簡稱 City 書)，一九七七年出版⁽¹¹⁾，其中他的論述近乎三分之一⁽¹²⁾。

施氏的集鎮研究，是從市集的發展與空間結構，建立集鎮發展的模式；城市、都會的研究，是以地文 (physiography) 把中國分成八大自然地理區，探討區域間都市化，以及區域內城市與地方體系的階層關係。

本文乃就中國鄉村市集與社會結構的第一、第二部份，中國農民與閉鎖的社區，以及十九世紀中國區域的都市化等三大單元加以介紹。鄉村市集與社會結構之第三部份，主要討論中共人民公社與傳統標準集鎮體系的關係⁽¹³⁾，因此，不擬介紹。

(9) Skinner, G. W.,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 1, pp. 3-43., Part II,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 2, pp. 195-228., Part III,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 3, pp. 363-399.

(10) Skinner, G. W., "Chinese Peasant and the close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ort Case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3, No. 2, pp. 270-281, 1971.

(11) Skinner, G. W.,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77.

(12) Skinner 論述占該書總頁數的百分之二九·八七。

(13) 參考註(9) Part III 主要論點為中共一九五八年實行人民公社，使原來的集鎮區改觀，人民公社之範圍比標準市集區大，無法扮演中介角色，供需失調，傳統的集鎮體系再度發揮功能。

二、集鎮發展理論

(一) 市集結構空間模式的建立⁽¹⁴⁾

施堅雅的集鎮理論，可以說是把經濟地理學家 Christaller, Lössch 等人所發展出來的中地理論 (central place theory) ，配合中國鄉村市集體系，融會成的一套新理論。

他認為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可從鄉村市集發展來探討。而要觀察鄉村市集的發展，只有先建立一個可供分析的市集結構的空間模式，然後再探討此模式的變遷。為建立此市集分析模式，他先就集鎮與中心地 (central place) 的關係，及集日 (periodicity) 與集期 (market schedules) 先作一分析。由於施氏的資料文獻，主要是以一九四九至五〇年在四川調查得來，因此文中的許多的討論都以該地為主。

在探討市集與中心地的關係之前，他先說明中心地的定義。所謂中心地，即一般通稱的市、鎮、以及其他具有中央服務功能的核心聚落。他利用 Christall 與 Lössch 兩人對中心地的分類法加以推衍，認為中國在帝國晚期時，聚落的經濟功能，與市集組織的階層結構是一致的。中國鄉村的中心地階序，分為標準集鎮 (standard market toan) 、中介集鎮 (intermediate market town) 、與中央集鎮 (central market town) 等三類。在標準集鎮下，有小市集，或可視為初期的標準集鎮。在小市集，或可說是「綠色蔬菜市集」 (green vegetable market) 。主要從事農產品的水平交易，許多必需品無法在此購得。標準集鎮，分佈遍及中國鄉村，它是市集體系中，農產品與手工藝品輸往較高級集鎮的起點（農家生產而無法消費的，通常在這裏販賣），同時也是外地集鎮輸入貨品的終點（農家所需要而不生產的在此購買）。中央集鎮，具有重要的批發功能，一方面把輸入的貨品分配到其腹地去，另一方面也是腹地貨品的集散地，把貨品輸往其他的中央集鎮。或更高級的城市。就此觀點而言，中介集鎮乃因其介於貨品與服務垂直交流的中間地位。

至於集日與集期，對於市集空間結構而言，至為重要。若不明瞭集期的一些簡單

(14)取自註(9) Part I 文。

的構成原則，則無法探討市集結構。鄉村市集之呈週期性而非連續性，乃與商販的移動性、消費者本身的需要，以及運輸因素有關。商販之所以要移動巡迴各地，主要是因為一個標準集鎮區的需求總量，無法使他們獲得的利潤足以維生，因此必須巡迴參加幾個市集。而相關的市集群，若能在時間上取得協調，他們便能在固定的週期內巡迴幾個固定的市集一週。就消費者的需求而言，農民並不富有，並且在強調儉的美德下，所購買的僅是日常必需品，不需要每日仰賴市集，若要維持每日市集，農戶數目必然龐大，這也顯示市集區的範圍之大，如此會造成邊遠地區的人，無法在一日往返，因此如果市集是固定間隔數日而非每日，而集鎮呈散狀分佈而非集中，即使最不便的鄉民，也可在一日之內往返。

集期的設定有的以太陽運行的週期，有以月亮運行的週期。有的與天體運行無關而是人爲的週期為準。與太陽有關的是「兩星期」一個節氣的週期；與月亮運行有關的有十天一句和「兩星期」一單元的週期；與天體運行無關的獨立的人爲週期，有十天一句與十二天的週期。在中國最常見的是獨立的十二天循環的週期與陰曆十天一句的週期。前者有三種規則的循環體系，即十二日集（隔十二日一次市集）、六日集、三日集。十二日集以地支爲名，六日集以兩個地支爲名，三日集以四個地支爲名。六日集有六種不同的週期：

- ①子—午（ 1～7 ）
- ②丑—未（ 2～8 ）
- ③寅—申（ 3～9 ）
- ④卯—酉（ 4～10 ）
- ⑤辰—戌（ 5～11 ）
- ⑥巳—亥（ 6～12 ）

三日集是兩個六日集的合併，其三種週期的情形如下：

- ①子—午（ 1～7 ）與卯—酉（ 4～10 ）
- ②丑—未（ 2～8 ）與辰—戌（ 5～11 ）
- ③寅—申（ 3～9 ）與巳—亥（ 6～12 ）

以十二天爲基礎的三種集期，在中國南方成帶狀分佈，十二日集可能僅限於雲南，六

日集以雲南與貴州居多，三日集愈往東邊地區分佈愈普遍。至於以陰曆旬日為基礎的集期，有一次集、二次集、三次集與四次集。每旬一次集的地方很少，大部份局限在山谷間或類似山東半島尖端的邊圍地帶。每旬二次集，以中國北方最為普遍。每旬三次集的集期有下列諸種情形：

1 — 4 — 7

2 — 5 — 8

3 — 6 — 9

4 — 7 — 10

1 — 5 — 8

2 — 6 — 9

3 — 7 — 10

1 — 4 — 8

2 — 5 — 9

3 — 6 — 10

以上前三種集期，加上 1 — 4 — 7 或 3 — 6 — 10，在集日的空間分佈提供了最大的規則性，並且也是集期的最有效分配。四川盆地、東南平原盆地、中部大部份都市的郊區，與某些孤立地區，普遍有每旬三次集分佈。每旬四次集，其集期有下列幾種：

1 — 3 — 6 — 8

2 — 4 — 7 — 9

3 — 5 — 8 — 10

1 — 4 — 6 — 9

2 — 5 — 7 — 10

每旬四次集多在中介集鎮或中央集鎮。此外，尚提及的有間日集，每日集與每二日集。間日集，以陰曆的奇數日或偶數日為市集日，小月二十九日時，則奇數日的市集比偶數日多一次。人口稠密而高都市化的地區，間日集甚為普遍。每日集與每二日集，主要局限於中央市集的城市。

在市集結構的發展過程中，集日的次數顯然是由少而多，增加的過程是有一定的規則，爲了不破壞舊有的週期，最有效的法，就是在舊週期上添加一倍的集日。根據這個原則，可說明西南地區爲什麼沒有十二日三次集的原因。茲列表如下，俾便說明：

每十二天集日次數	假定的集日	集日的週期
1	1	12日
2	1—7	6日
3	1—5—9	4日
4	1—4—7—10	3日

從表中觀察，當十二日二次集要再增加集日時，若增加一次（即原來的半倍），則必破壞原來的市集週期，若增加一倍兩次時，則在原有的週期增添兩個新集日，對舊週期沒影響。十二日三次集根據集日增加一倍的原則而無法發展，那麼每旬三次集非常普遍的情形，又要如何解釋？茲表列如下，俾便說明：

每旬市集日數	假定的集日	集日的週期
1	1	10日
2	1—6	5日
3	1—4—7	3日
4	1—3—6—8	2或3日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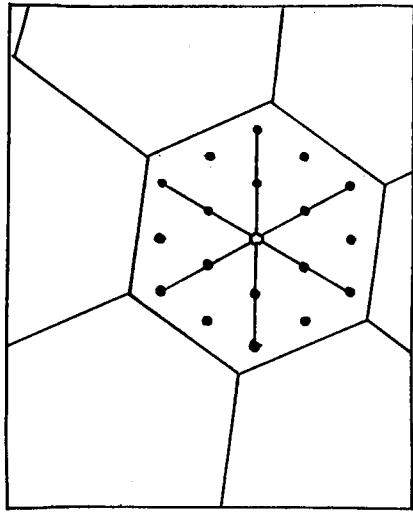
從表上觀察，每旬四次集其週期二日至三日不等，不像十二日四次集那樣規則，全爲三日。每旬四次集多在具有中介市集功能的標準市集，雖然每旬四次集，事實上它只提供兩個每旬二次集，一個屬標準市集，另一屬中介市集。由於兩種市集功能的分殊化，每旬四次集的不規則性乃不致產生問題。要在原有的每旬二次集中增加市集日數，會造成集日間隔上的不規則，因此極爲困難。而每旬三次集能配合集日間隔的規則性，在這方面乃比每旬四次集明顯地具優勢地位。每旬二次集轉變爲三次集所帶來的集日更動的不便，也變得無關緊要。

以上是施氏對集日與集期所作的分析，接着他建立市集結構的空間與經濟體系。他以空間體系來分析市集結構說明市集在經濟學與社會學上的一些假設，並且便於觀

察變化，因為只有在相關的資料呈現空間的規則時，變化才能完全顯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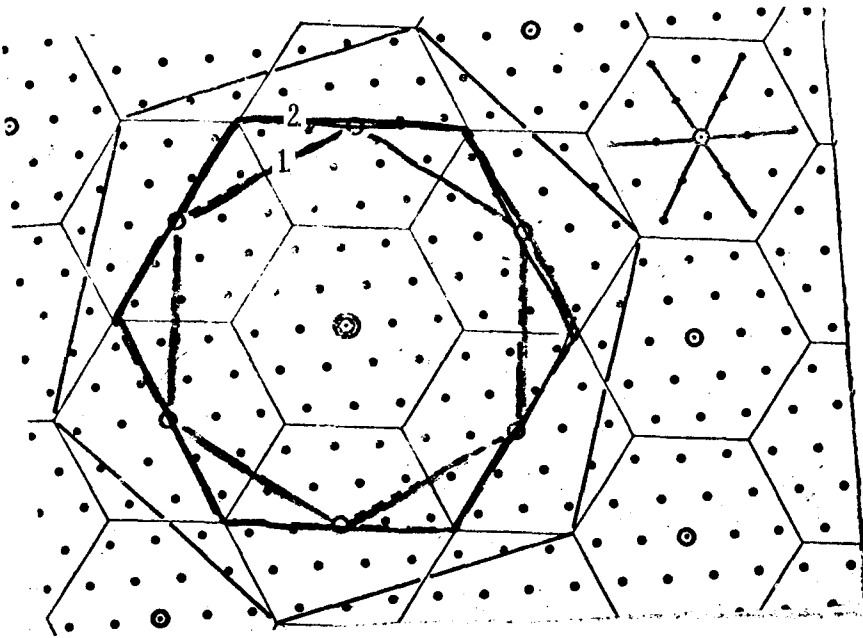
空間體系的建立有賴於簡單的模式。基本上，假定集鎮位在資源平均分佈的平原上，每個集鎮的服務區域呈正六角形。各級集鎮區的模式，於后一一探討。

每個標準集鎮區是獨立不相統屬的，並且與相鄰集鎮區呈規則等矩分佈。一標準集鎮所服務的鄉村，根據觀察約為十八個，即屬標準集鎮的兩環模式（一環為六個，另一環為十二個），茲以簡圖表示如下：



市集之日，鄉村中每戶人家幾乎都有人到集鎮購物，集鎮通常只有一條街道，巡迴的商販占多數，也有少數固定的商店（如具有社交功能的茶室、酒肆，賣油燈燃料的油行，以及香燭行等等）。標準市集不僅交換農民的生產品與必需品，同時也提供鄉民服務（如家畜的閹割、牙齒的修補、算命、理髮、娛樂、金錢賒貸等等）。在非市集日，常常還要處理集日所招來的服務，因此，不論集日或非市集日，都在強化整個標準市集體系。

就空間與經濟方面而言，標準市集體系只是另一較大結構下的附屬體系。通常一標準市集屬於兩個或三個較高級的市集。只有當標準市集位在地形上的死角時，才屬一個較高級市集（如位在河谷頂端的標準市集，只有一個在河流下游的一個中介集鎮）。至於一標準市集有二個或三個較高級的中介市集，則端視中介市集之模式而定。中介市集的模式有A與B兩種（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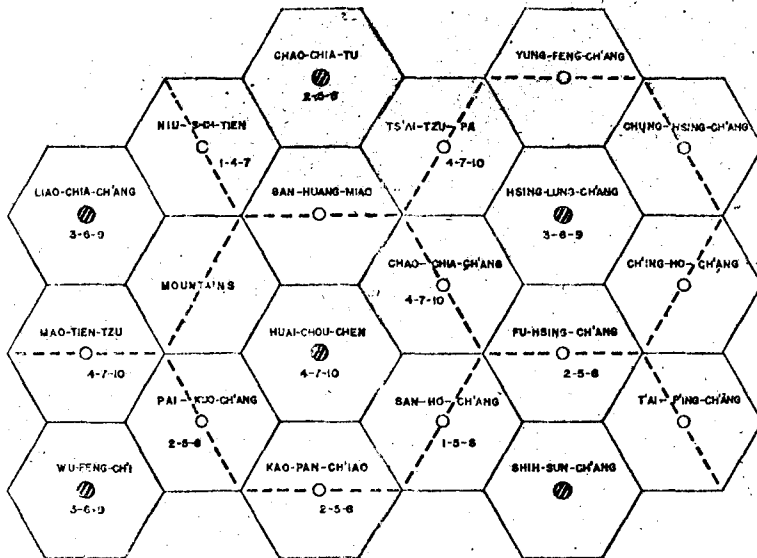


說明：1. 線內— Model B

2. 線內— Model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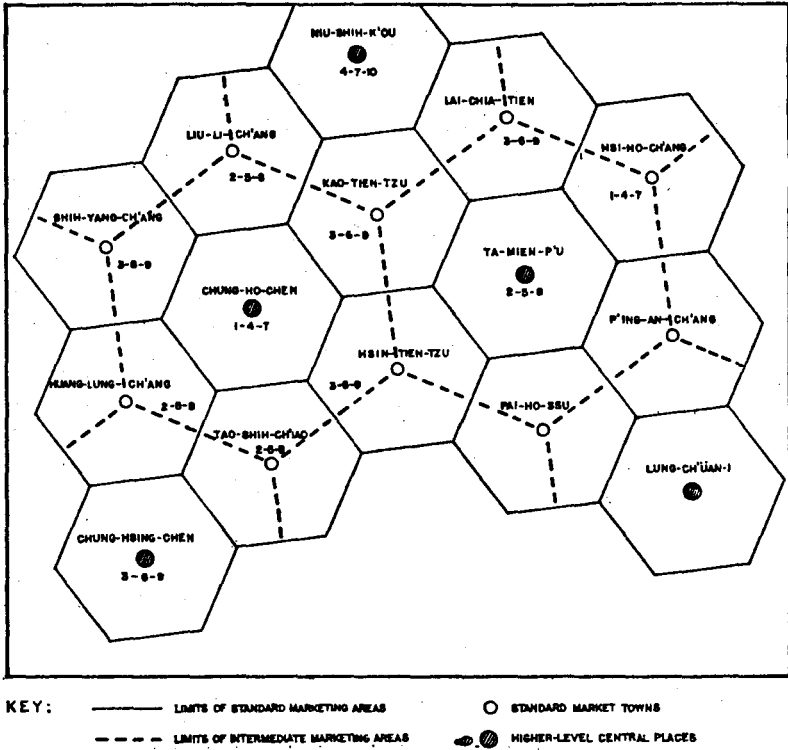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Marketing 文, Part I, p.19, Figure 1.

在模式 A 的情況下，一個標準市集有兩個中介市集，從左圖四川盆地山區的例子可觀察出。



資料來源：Marketing 文, part I, 23, Figure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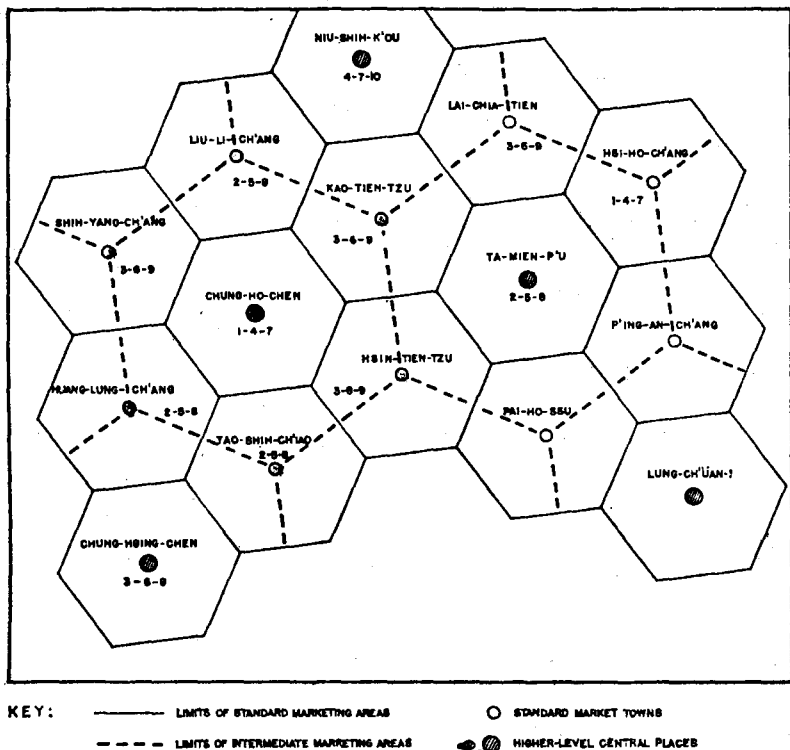
在模式B的情況下，一個標準市集有三個中介市集，亦可從下圖四川盆地平原區的市集顯現出來。



資料來源：Marketing文，Part I, p.28, Figure 3.3.

中介市集體系最顯著的特色，在集日時間的安排。其安排的原則有二：一儘量避免與鄰近市集日相同，以使農民幾乎每天有開放的市集，且可減少鄰近市集彼此之競爭，二則避免一標準市集與其所屬的較高級市集集日的衝突，鄰近的標準市集集日則不必理會，即一標準市集成立時，其集日的選擇是以減少與鄰近中介市集的時間衝突為準，而不和鄰近的標準市集相關。

中介市集集日的安排，顯然並不是爲了農民的便利，因爲農民只是偶爾到中介市集去購買一些標準市集不易購得的貨品。前往中介市集的，以地方的鄉紳階級爲主，他們較富有，較有閒暇，可購得高級的貨品與服務。如果中介市集方便地方鄉紳，對中介市集體系內的遊動商販亦甚重要，因爲他們的家大都在中介集鎮上，他們需定期回到那裏處理買進的貨品，或和家人短聚。因此，中介市集體系內的集日與巡迴商販的利益是相配合，從下圖例子中可以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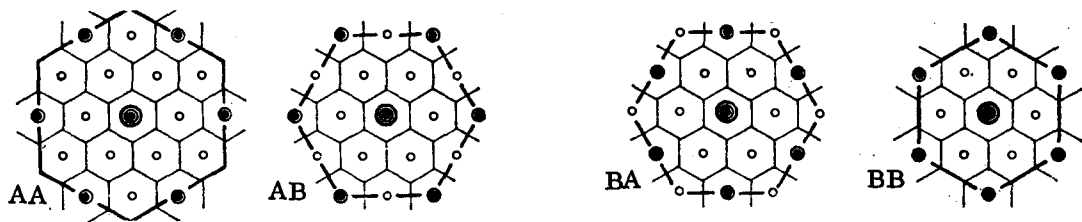


說明：紅圈集鎮為例中的巡迴商販流動的集鎮。

資料來源：Marketing 文，Part I, p. 28, Figure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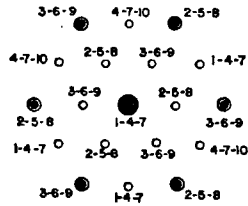
在以 Chung-ho Chen 為中心的中介市場體系內，商販的巡迴日程是：每月初一在中介集鎮 Cheng-ho Chen，初二在 Huang-lung Cheng，初三在 Shih-yang-Ch'ang，初四再回到中介集鎮，初五在 Liu-li Ch'ang，初六在 Kao-tien-tsu，初七再回到中介集鎮，初八到 Tao-shih-Ch'iao，初九到 Hsin-tien-tsu，初十又回到中介集鎮作一天休息，接着再重頭循環。

至於中央市集體系的模式，最接近中國實際情形的有四種，兩個與模式 A (即 A A、A B) 的中介市集體系有關，兩個與模式 B 有關。模式圖如下：



資料來源：Marketing 文，Part I, p. 29, Figure 4.

巡迴商販可以模式 A B 與每旬三次集的時間表（見下圖）來說明。沿着三角形路線，每隔一集日，即回到中央集鎮，費四旬（三十九天至四十天）的時間，可以全部巡迴一週。



資料來源：Marketing文，Part I, p.29, Figure 4.

一般言，流動商販在中介市集的角色比較高級的中央市集體系內更為重要，巡迴商販與固定商店的比率，由標準集鎮往上，隨着集鎮的等級而逐漸減少。

整個複雜的市集體系網，從商品的向下流動與貨物的向上流動來觀察，或能有一較清晰的瞭解。商品的向下流動，從中央集鎮談起。來自外國或外地的商品，一部份由中央集鎮本身銷售，一部份批售至中央市集體系內的中介市集與標準市集的巡迴商販，另一部份由六中介集鎮的固定商店分配。而中介集鎮取得商品後，亦同樣的分配，一部份由中介市鎮本身分配，一部份由巡迴中介市集體系內的標準集鎮的巡迴商販分配，另一部份由六標準集鎮的商店分配。一般鄉村的消費品，由整個市集體系向下流動到每一市集；而地方士紳的消費品向下流動不會超越中介市集以下；若手工藝品以及官吏的消費品，通常不會超出中央集鎮之外。至於貨物的向上流動，自農民在標準市集販賣其產品開始。農民把產品，或賣給本地消費者，或賣給標準集鎮的商人貯藏或加工，或直接賣給來自較高級集鎮的商人。中介市集的買者，地方本身或中央集鎮皆有。如此貨物由低階層的集鎮，逐漸往高階層集鎮流動。

市集結構不僅和鄉村經濟活動關係密切，同時也與社會活動密切聯結，具有整合社會的重大功能。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着重在村莊，事實上鄉民的生活圈並非在村莊，而在標準集鎮區 (Standard Market Community)。因此標準集鎮區可視為一文化類型的單位——即人類學家 Redfield 所謂的「小傳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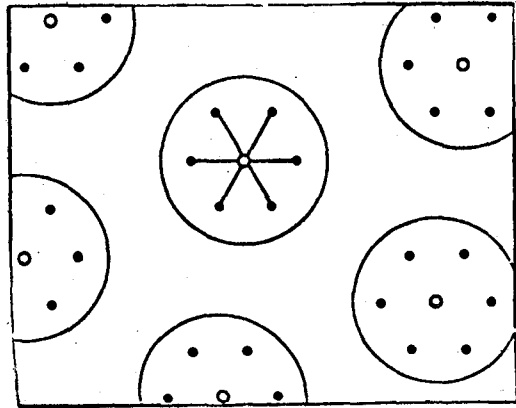
一個標準集鎮區，約有五十平方公里，七千人。從村到集鎮約四、五公里，集鎮

與集鎮的距離小於八公里。在標準集鎮區內，農民彼此大都認識；茶館成爲社交中心，個人許多社會知識得自該處；個人所需的服務項目，來自區內；婚姻對象在區內選擇；宗族地域化，會破壞原有的宗族組織，各以自己所屬的標準集鎮區爲中心成立一宗族組織，有力的房派掌握區中之大權；廟會迎神繞境的範圍爲集鎮區；區內有相通的度量衡標準；區中的宗教傳說信仰一致；集鎮區有自己的方言。標準集鎮區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質，歷經長久時間，則成爲一種「小傳統」的文化。

(二) 市集結構的傳統變遷⁽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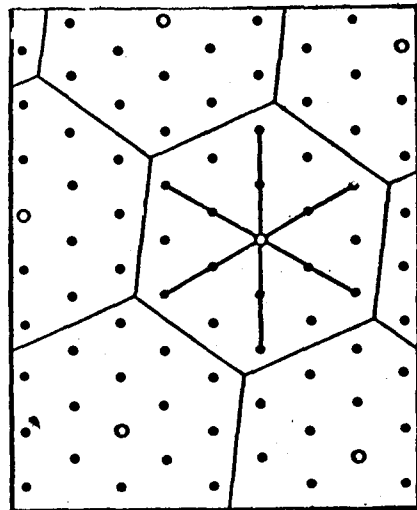
施堅雅建立了市集結構的空間模式後，進一步要從模式來分析變遷的法則。而變遷因時代環境不一，乃分傳統的變遷與現代的變遷。

爲明瞭起見，乃以圖示說明：



資料來源：Marketing 文，Part II，頁197，Figure 5.1.

在模式最初期，鄉村呈散狀分佈，一個標準市集的影響範圍有限，且呈圓形，尙未有重疊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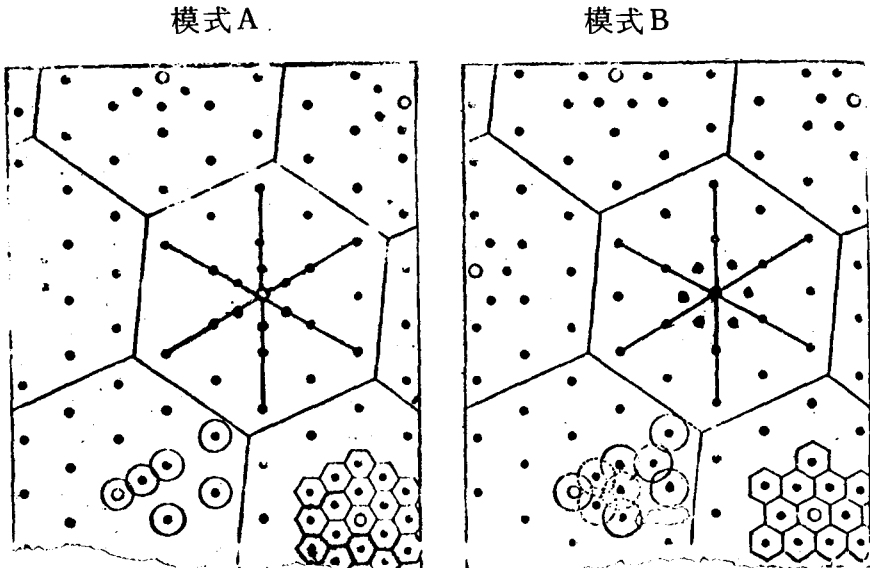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Marketing 文，Part II，頁197，Figure 5.2.

(15) 取自註 (9) Part II 文，pp. 195-211.

漸漸地，新的村莊建立，從標準集鎮向外散開的六條道路擴展至第二環村莊，集鎮區鎮區擴大，而呈六角形。一個標準集鎮區，有十八個村莊。

新的村落又不斷的建立，新成立的村落的位置，隨着模式A與B，而有不同的建立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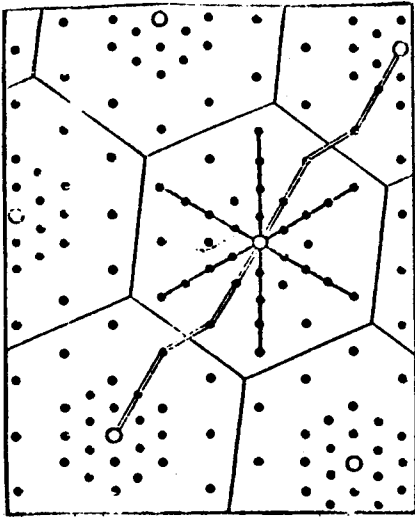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Marketing 文；Part II, 頁197, Figure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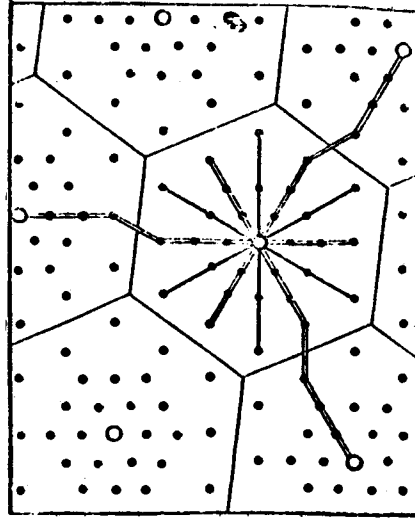
模式A，新的村落建在原來的村落與市鎮的交通道上；模式B，新的村落則建在與兩個舊村落及市鎮等距的位置上。一般言，影響村落形成的要素，在於運費與農業生產間的相互關係。模式A，常發生於山區，村落一般都較小，村落與市鎮間，或村落與村落間，距離都較遠。由於不利的運輸與農產條件，新的市鎮衛星村落，在原來的村落成長之前已經形成，原來的村落與市鎮連結的道路上，可以建立一新村落，減少山區帶來的交通不便。模式B，常發生在平原地區，最初村落與市鎮間，或村落彼此間，距離較近，並且市鎮的新衛星村落形成前，原來的村落，因有利的運輸與農產條件，已成長擴大。因此，新的村落必位在兩原來村落與市鎮間的等距位置。

當聚落繼續建立時，模式的變化如下圖：

模式A



模式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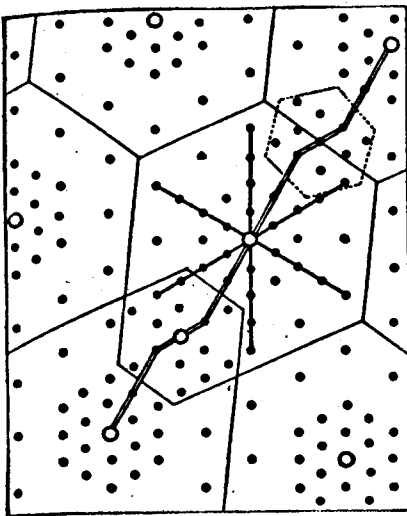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 Marketing 文， Part II， 頁198， Figure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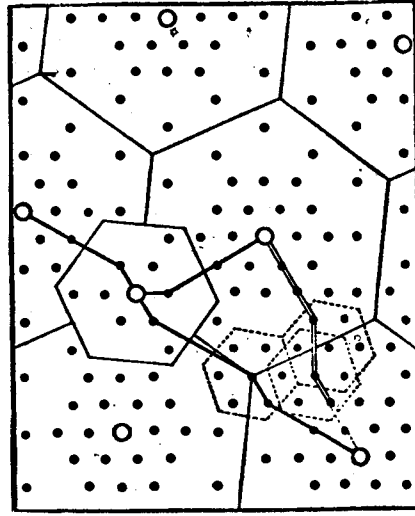
在模式A，村落在原有的道路上繼續成立，而市鎮間的道路也建立起來，但沒有多少村落位在道路上。而模式B，新村落繼續在建立不久的三村落，成等距的建立，並且位在新建的道路，這條道路最後發展成爲市鎮間的道路。在此階段中，兩模式的市鎮，有兩環完全的村落很近地圍繞着。

當聚落在進一步發展時，新的模式變化如下圖：

模式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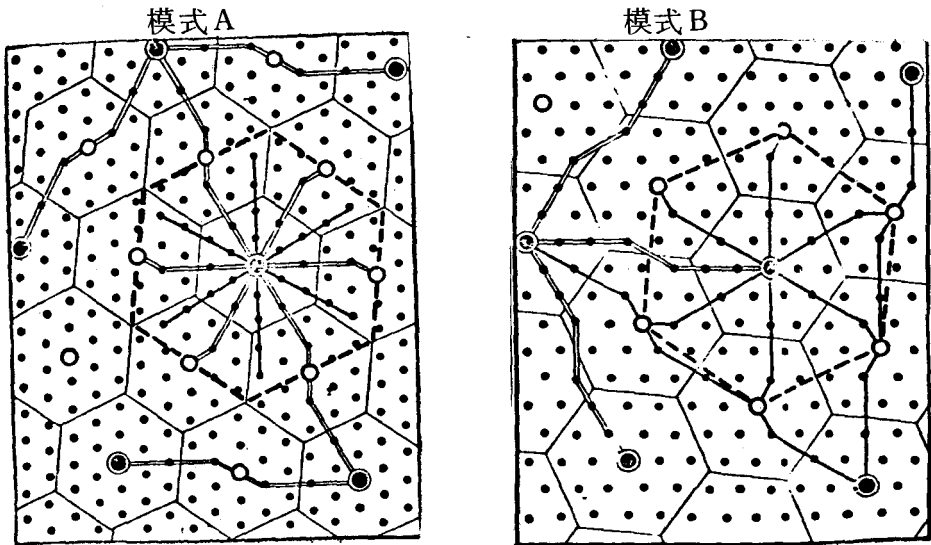


模式B



資料來源： Marketing 文， Part II， 頁200， Figure 5.5.

小的集鎮產生，服務原來的標準集鎮區邊緣的鄉村。模式A中，新的小集鎮位在原來兩集鎮間的交通道的中間位置。最主要的原因，乃位在這個位置，小集鎮可以發展成一個擁有十八個村莊的標準集鎮區，而不減少原來的標準集鎮區服務的村莊。模式B，新的小集鎮建在原來的集鎮區的頂角，而與原來的三個標準集鎮等距的位置上。其原因，乃在這個位置始能發展成一個擁有十八個村莊的標準集鎮。若位在兩市鎮間的道路或附近地區，要發展成一標準集鎮，顯然要減少了原來集鎮所服務的村莊。在此階段中，兩模式的小集鎮發展成標準集鎮，而原來的標準集鎮對新標準集鎮有新的服務功能，逐漸成中介集鎮，最後呈現如下圖的均衡的情形。



資料來源：Marketing 文，Part II, 頁201, Figure 5.6.

模式A中，一個標準集鎮依賴兩個中介集鎮；模式B則有三個。模式A中，一個中介集鎮區，包含四個標準集鎮區；模式B則有三個。模式A中，一個中介集鎮區包含七十二個村莊；模式B則只有五十四個。模式A，一個中介集鎮區的面積平均為兩百三十五平方公里；模式B為一百零五平方公里。就人口言，模式B比模式A多。就交通方面言，因山區的關係，模式A的道路網較簡單，連結兩中介市鎮的道路，經過一標準集鎮，並且聯絡較高級的集鎮；模式B，則有兩組聯絡較高級集鎮的道路。

以上是市集結構空間模式變遷的過程。暫不論模式A與B間的差異，而以文字簡單敘述模式之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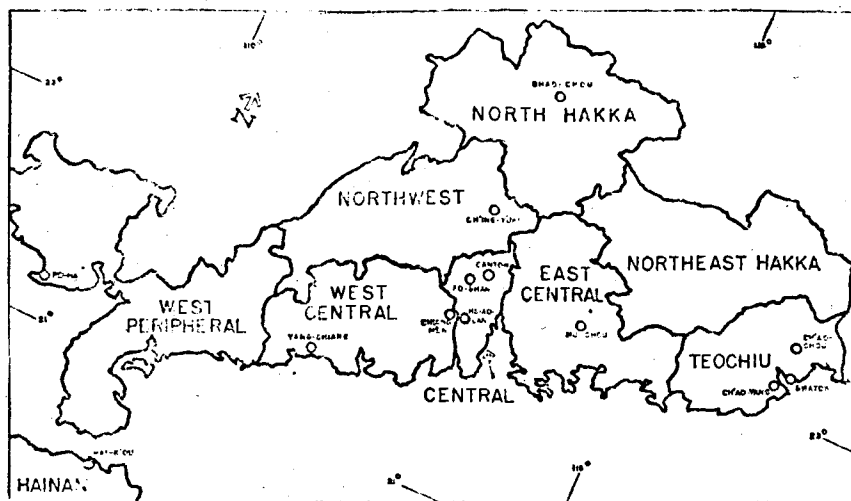
初村莊與集鎮的比率很低，逐漸地村莊增加到一集鎮有十八個，又繼續增加到二

十四至三十個，又多到三十至三十六個，此時小市集產生，而一個標準集鎮區甚至在模式 A 情況仍可加到四十至五十多個。當新的標準集鎮建立，村莊與集鎮的比率下降。在新的集鎮未完全發展成時，村莊與集鎮的比率在十八以下，然後逐漸增加至成一個均衡的模式。茲將上面的敘述圖表如下，俾能一目了然：

演變階段	莊 鎮 比 率
1	莊鎮比率低
2	↓ 18
3	↓ 24 ↓ 30
4	↓ 30 ↓ 36 (小市集產生) ↓ 40 ↓ 50 (屬於模式 B 情況)
5	↓ 新集鎮產生 莊鎮比率小於 18
6	↓ 18

資料來源：根據 Marketing 文 Part II, 頁 206.

爲了印證這個假說，施氏利用一八九〇年代廣東幾個區域的資料來驗證，下表是其資料：



區	域	人口密度(人/方公里)	莊—鎮比率	演變階段
Hainan		63	13.6	1
North Hakka		64	14.9	
Northeast Hakka		90	19.0	2
West Peripheral		116	17.5	
Northwest		123	19.1	
West Central		187	23.1	3
East Central		213	23.4	
Teochiu		261	31.2	4
Central		356	17.9	5 6

資料來源：Marketing 文 Part II, 頁 207 資料與頁 208, Figure 6 合組成。

上表中廣東九大區域，根據人口密度與莊鎮比率，其發展可分為五組，海南區與北客家區屬未發展區，莊鎮比率僅 13.6 ~ 14.9；東北客家區、邊西區、西北區等有進一步發展，莊鎮比率約為十八；中央西南區與中央東區又進一層發展，莊鎮比率約為二十三；潮州區高達三十一；中央地區可能因新集鎮的增加，比率降為十七點九。廣東的資料，可說明集鎮模式變化的原則。

(三) 市集結構的現代變遷⁽¹⁶⁾

二十世紀初期，傳統集鎮逐漸轉變為現代的商業中心。其轉變與下列諸現象有關：(一)貿易額的增加，(二)集期的增加，(三)固定商店比流動商販增加的快，(四)經濟專業化的程度加強及範圍加大。其中(一)項最為重要，可帶來(二)、(三)、(四)項的改變。現代的變遷如同傳統的變遷，貿易額的增加，來自(一)參加交易的戶數的增加，(二)每戶交易額的增加。在傳統變遷中，(一)項所占的地位較重要，在現代變遷中，(二)項的地位較重要。因此，集鎮傳統的成長，主要是靠戶數的增加，而集鎮的現代化，一方面在擴大服務範圍，一方面每戶的自足性大大減少。

現代化的過程中，交通因素對城鎮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早期現代交通引進，僅限於主要的都市中心。因此都會與城市交通（鐵路）未發達以前，由於受到高運費的限制，城市的產品運送都會困難，都會進口的機器亦難運達城市，因此對農業經濟影響不大。只有在都會與城市的現代交通建立以後，農業才能商品化。接着，城市的貿易圈內引進改善的機器化的交通，便捷的交通，從城市呈幅射狀分佈，由城市一直延展到其貿易圈內的中央集鎮與中介集鎮。而位在城市附近的標準集鎮，也會有現代道路。城市貿易圈內的農業，開始因現代交通而不斷的商業化，不過此時中介市集體系所受的影響尚小。只有到中央集鎮與其依賴的中介集鎮間的道路改善，商業化的影響才大。而在此階段中，城市附近的標準集鎮逐漸消失。市集的活動，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由標準集鎮移到較高級的中介集鎮。其原因乃農戶需要進口貨增加，而中介集鎮有現代交通與外地聯結，貨品種類加多，價錢也較前低，再加上交通的改善，由鄉村往中介集鎮極為便利。當較高級的集鎮轉化為現代的貿易市鎮時，人們對市集的需求減低，集日減少，最後停止。

簡而言之，當一地區的市集結構完全現代化時，其理想的型態是所有的標準集鎮完全消失，而較高級的集鎮轉變為現代貿易中心。在現代貿易體系中，基本的經濟單位以由傳統中介集鎮區為基礎發展成的現代貿易區為主，不同於傳統時代，以標準集鎮區為主。以標準集鎮區為一文化單位的時代，也隨着現代變遷而終止。農民的社會活動範圍，擴大至一個較大的現代貿易區。他們最初僅認識鎮上的人，接着貿易區內的

(16) 取自註(9) Part II 文, pp. 211-228.

居民也逐漸認識，鄉民的婚姻圈也隨着擴大。很矛盾的是，鄉民的社會活動範圍擴大，但社會社區 (social community) 由標準集鎮區，縮小為村 (village)，強調村的利益大於村際間的合作。

三、標準集鎮區與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¹⁷⁾

施堅雅把標準集鎮區作為中國鄉民社會的構成單位，在這個區內，經濟上，市集區本身具有自主性；在政治上，屬於非正式的行政管理，是地方政治活動的範圍；在社會上，婚姻對象的選擇，親族群體的組織，自願團體的組織，主雇的關係，寺廟信仰圈等，皆以集鎮區為範圍。標準集鎮區透過市集的活動，造成鄉間文化的同質性，同時因地方市集與其他標準集鎮區交換的機會減少，因此造成標準集鎮區文化上的孤立與差異。每一個標準集鎮區有其本身的文化特質，人類學家 Redfield 稱為「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

中國鄉村是屬於兩種社區 (community) 的成員，一個是自己的社區，另一個是他們鄉村所屬的標準集鎮區。在地方市集中，擔任政治領袖的是士紳，他們與較高級的政治階層有接觸。工人、商人及專職的經濟活動專業人員，他們供給市集日所需的貨品與服務。僧侶在士紳管理的寺廟中，主持農民宗教活動。

施氏從這鄉民社區的開放與關閉的循環中，來解釋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茲將循環的歷程，依序介紹：

初期，堪稱休養生息時期。前朝的力量被征服，盜匪底定，社會回復和平安定。接着，由於秩序的恢復，而進入另一階段，經濟活動漸活躍，生產恢復，稅收制度改善，道路、水利的興修亦漸增多。到朝代盛期，社會有高度的流動系統，即在較高級中心地有較多的就業機會。商人，因為鄉村人口增加，產生新多新集市，大的集鎮逐漸產生職業分化，產品專業化的現象。士人，由於公正的科舉制度，使標準集鎮區中，非正式的權力結構納入帝國的官僚體系內，並間接控制了野心份子。但是，這種社會流動體系，並沒有破壞地方體系，商人因參加較高級的市集，促進彼此文化的交流；士人從較高級的中心地，携入外地的文化，使鄉民能認識不同的習俗、價值的觀念

(17) 取自註 (10) 文。

。因此，標準集鎮區，在此時期呈現最開放的狀態。當王朝衰微時，由於政治機會、經濟機會的減少，地方性的不安逐漸產生，地方社區開始逐漸關閉，首先是規範性的閉鎖 (normative closure)，接着是經濟的閉鎖 (economic closure)，最後是強制性的閉鎖 (coercive closure)。規範性的閉鎖，強調的是地方的次文化 (subculture)，抵抗外來的文化。在王朝衰微時，任官的途徑減少，與外地文化交流減少，也因而對外來文化懷疑，文化的寬容性減少。同時王朝衰微時，經濟亦呈蕭條景象。一般人購買力減弱，商人在較高級市集的機會減少，最後僅限於標準集鎮區的販賣。到王朝的秩序被破壞時，乃有強制性的關閉社區，鄉民彼此守望相助，以免於被掠奪，並加強對地方社區的控制，組織民團防衛隘口，驅逐外地人，以減輕負擔，渡過難關。等到新王朝建立後，秩序恢復，經濟復興，官僚體系建立，以公正科舉制度選任官吏，商業發達，地方上強制性的閉鎖亦開放，接着經濟上、規範上亦一一開放。如此，標準集鎮區開放與關閉，週而復始的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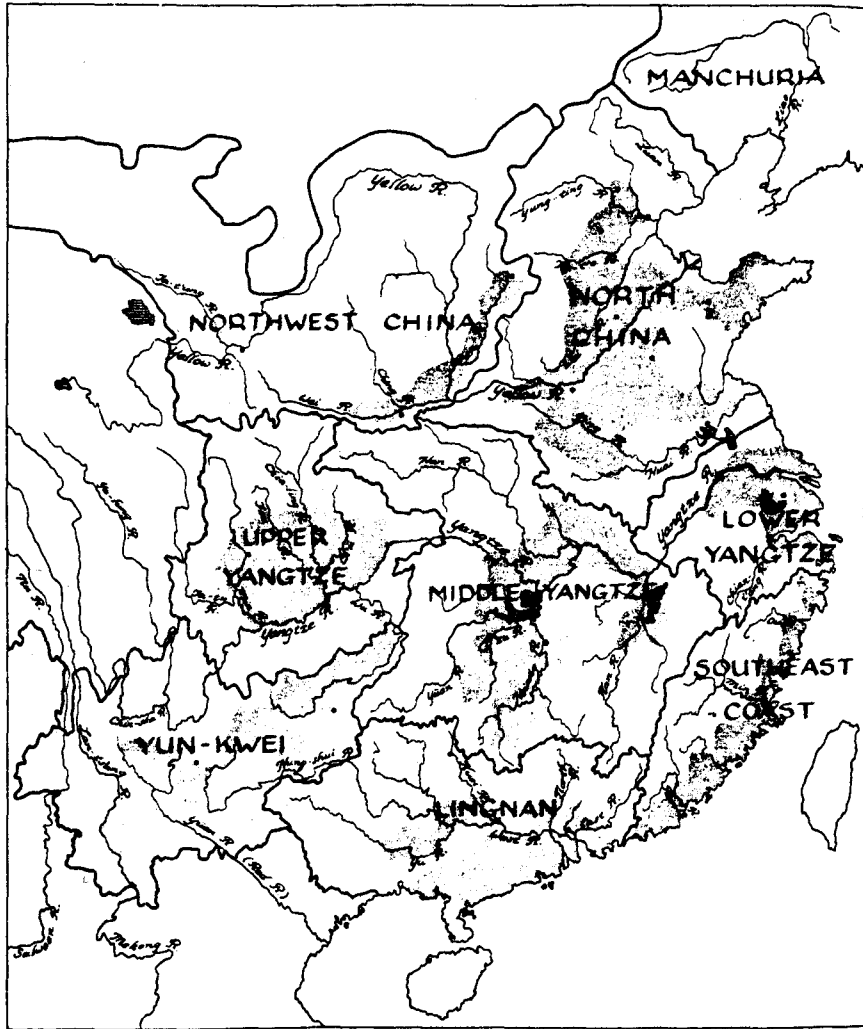
這是施氏對中國鄉民社會發展，提出的一套開放與關閉的循環史觀。

四、區域都市化的研究⁽¹⁸⁾

施堅雅對中國都市化的研究，乃基於地文現象 (physiographic) 的觀念。他認為根據地文現象，中國可分為八大區域—即長江下游區、嶺南地區、東南沿海區、西北地區、長江中游地區、北部地區、長江上游地區、雲貴地區（見下圖）。

這八大區域彼此孤立；每個區域各有都市體系；每區域內有核心區與邊圍區，核心區的資源集中，投資多，可耕地多，交通便利，而邊圍區則相反；區域中心都市間來往頻繁，在有了這樣的觀念後，為探討區域間的差異，他根據人口密度、區域內分工的情形與專業發展、技術水平、區域的商業程度、區外的貿易程度等五個變數來探討，除人口密度有較正確的統計資料可資應用外，其他諸變數都給權數。把所有的權數加起來，乘以 0.248，得一定的指數，然後再比較都市人口的比率，以窺區域間之差異。茲將施氏對一八四三年區域都市化差異研究附於下，以裨進一步瞭解：

(18) 取自 Skinner, G.W.,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211-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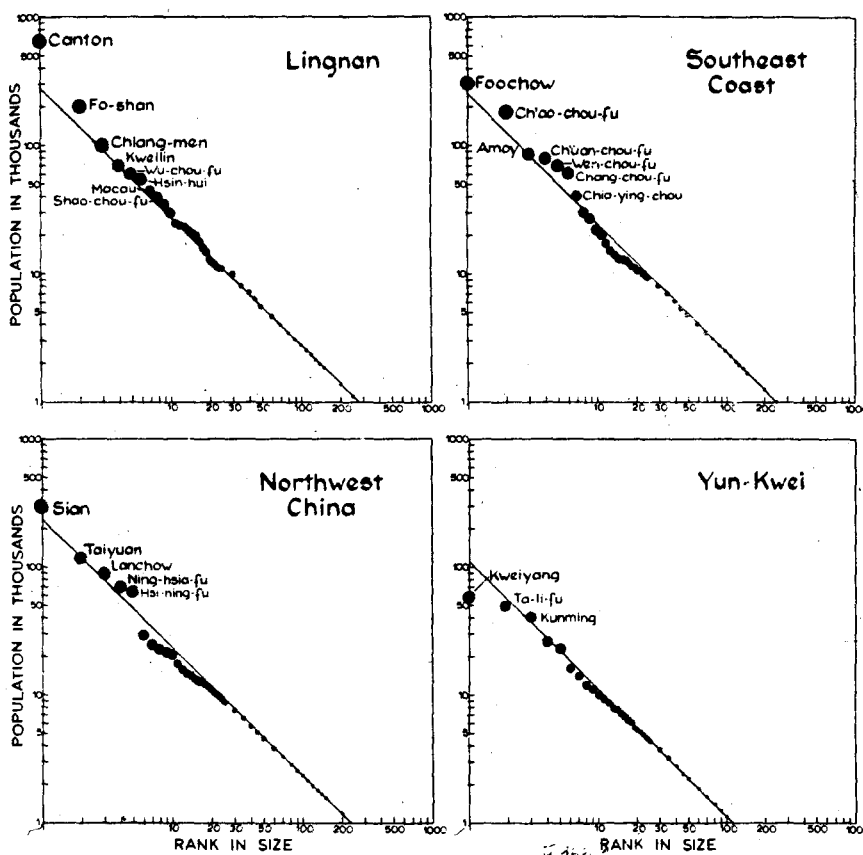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City 書，頁 214，Map 1.

Weightings for determinants	Lower Yangtze	Lingnan	South-east Coast	North-west China	Middle Yangtze	North China	Upper Yangtze	Yun-Kwei
Population density	7.0	1.5	2.6	0.8	2.5	3.3	2.5	0.5
Division of labor	3.5	5.0	4.0	2.0	2.5	1.5	3.0	2.5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6.0	5.0	3.5	3.0	3.0	2.5	2.5	1.5
Intra regional commercialization	6.0	4.5	5.0	3.0	2.5	2.5	2.5	1.0
Extraregional trade	8.0	8.0	6.0	5.0	5.5	4.0	3.5	1.5
Administrative component	1.8	4.3	3.0	5.0	2.6	3.1	2.4	9.0
Sum of six weightings	32.3	28.3	24.1	18.8	18.6	16.9	16.4	16.0
Index (sum x .248)	8.0	7.0	6.0	4.7	4.6	4.2	4.1	4.0
Urbanization rates for 1843 (%)	7.9	7.0	5.9	4.9	4.6	4.2	4.2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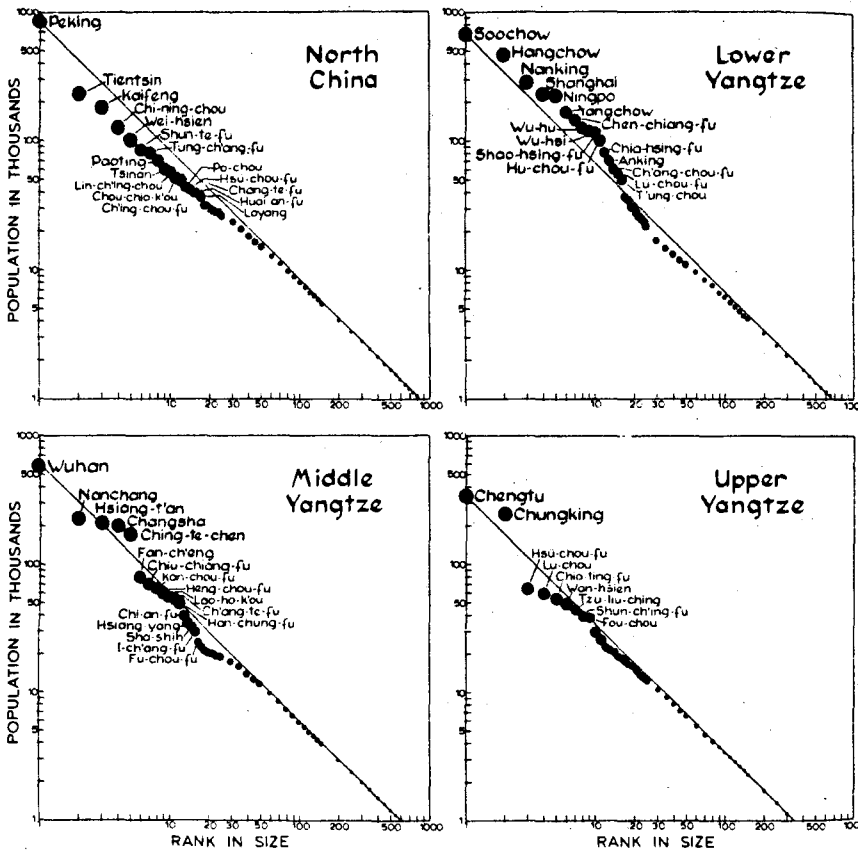
說明：1843 (%) 為該年之城市人口/該區總人口
 資料來源：City 書，頁 235, Table 5.

根據他的研究結果，長江下游、嶺南、東南沿海等三區都市比較高，西北、長江中游、北部等三地區為其次，長江上游與雲貴兩區較低。

此外，他利用各區域內都市體系的等級一大小關係 (Rank-size Relation) 以觀察區域的都市化。這是社會學家觀察城市大小的分佈而得出來的一個規律，即一個區域內的城市依等級排列，第二大城市的人口幾乎為最大城市人口的二分之一，第三大城市為第一大城市的三分之一，以下類推。如果把城市群的人口依城市等級點在雙對數圖表上，其分佈成一個近四十五度角之分佈，即斜率等於一。施氏將八大地區的等級一大小關係，作成以下諸圖表：



資料來源：City 書，頁 238，Figur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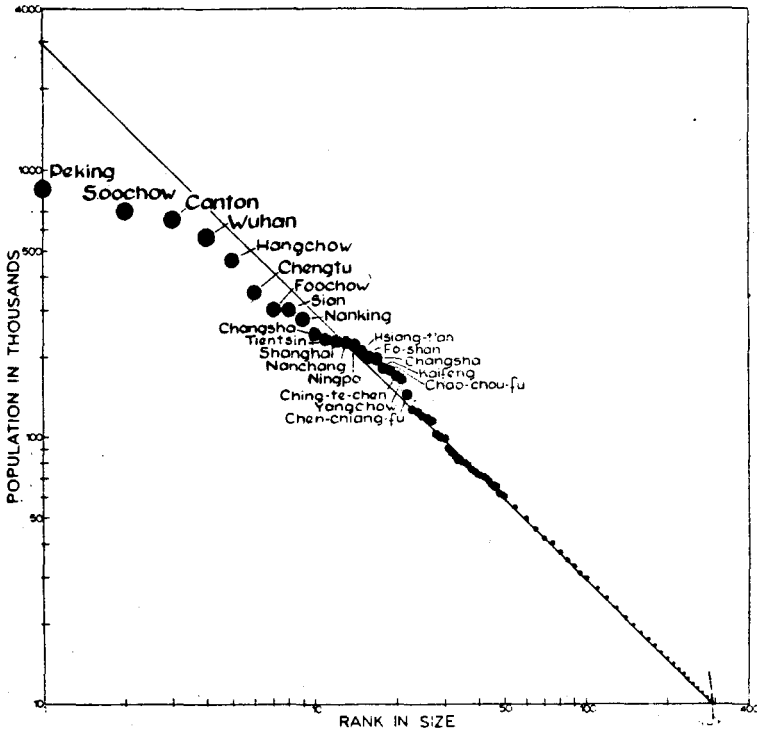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City 書，頁 239, Figure 1.

雲貴地區成平頭的現象，顯示該地都市極不整合。此外，東南沿海、長江下游、長江中游三區，呈層次現象，其中有一、二個最大的城市形成頂層，這顯示該地有強度的都市化。而嶺南、北部、長江下游、西北四區中，嶺南成陡坡，北部成緩坡，表示北部的商業化的擴展不如嶺南。西北部緩坡又成層次現象，顯示其都市整合不如嶺南、北部，以及長江下游。

施氏也以整個中國為範圍，探討等級一大小關係的分佈，茲將其研究所得的圖表附于后：

從表中觀察，可看出北平、蘇州、廣州、武漢諸城市，於十九世紀時，扮演著超區域的功能，但沒有顯示整合中國都市體系的現象。



資料來源：City 書，頁 248, Figure 2.

五、結 論

施堅雅的市集結構空間模式，最主要是根據四川盆地的調查資料與文獻資料，而架構成的理論模式。然後，再利用這個模式預測傳統與現代的變遷。一個理論模式建立以後，必須經得起驗證，才能應用得廣，若經不起驗證，則必須重新修正。

施堅雅在市集結構傳統變遷模式中，利用廣東九個地區的人口密度與莊鎮比率來驗證其模式之可信。但是以李國祁師在金華府八縣的資料來驗證，則不符合其變遷模式。茲將兩組資料同列於後，以資比較：

同樣用兩個變數來驗證一理論，一符合，一不符，這說明理論本身有修正的必要。市集結構變遷的模式，似乎應探討更多的變數，諸如集期多寡、村落型態或散村或集村等均應考慮重新探討。

對研究歷史的人而言，施堅雅從標準集鎮區的開放與關閉來解釋小傳統文化的發

金華府八縣

地 區	人口密度(人口/方公里)	莊鎮比率
浦 江	79	11.50
武 義	100	7.33
蘭 谿	123	12.69
金 華	153	19.00
永 康	156	9.20
湯 溪	182	42.80
東 陽	192	16.58
義 烏	221	15.67

資料來源：李國祁，「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師大歷史學報，第七期，頁 178。

廣東九區

地 區	人口密度(人/方公里)	莊鎮比率
海南區	63	13.6
北部客家區	64	14.9
東北客家區	90	19.0
邊西區	116	17.5
西北區	123	19.1
中央西區	187	23.1
中央東區	213	23.4
潮州區	261	31.2
中央區	356	17.9

資料來源：Skinner, Marketing 文, part II, 頁 207.

展，具有深刻的啟示性。然而，影響文化特質的因素未必這麼單純，中國社會的宗族組織似乎不容忽視。雖然，他指出宗族地域化後，宗族組織以標準集鎮區為構成單位，但缺乏有力的資料印證。

施堅雅研究中國的市鎮，由低層次而高層次，因此，乃有一九七〇年代對區域都市化的研究。其以地文把中國分成八大區來觀察都市化，一般言，比用省區來觀察更合理。研究中國都市化者，可依據這個觀點來詳細探討比較各區域的都市化情形。

綜觀施堅雅的研究方法，可取法者甚多。他長於以有限的資料說明重要的現象，如根據集鎮的平均面積、人口的密度，以及集鎮數等三個關係，比較三個地區的都市化大小。為說明起見，將資料列於後：

山東（107 縣）

No. of sq. km. per rural market	Population Density								Total
	-	120-	160-	190-1	210-	230-	250-	300-	
	119	159	189	209	229	249	299		
20-39			1	1	2	3	9	7	23
40-59			1	3	2	2	5	5	18
60-79		1	1	3	3	4	8	2	22
80-119	2	3	1	4	2	2	3	3	14(20)
120-	5	2	4	2	2	2	6	1	15(24)
Total	7	6	8	13	11	11 (13)	22 (31)	14 (18)	92 (107)
Average area per market excluding 15 deviant cases	158	104	93	81	63	47	46	39	
Average area per market, 15 deviant cases only						173	140	110	

資料來源：Skinner, Marketing 文, Part II, 頁218.

四川中部長江流域區

Ave. area of township in sq. km.	Population Density										
	40- -39	80- 79	120- 119	170- 169	220- 219	280- 279	360- 359	460- 459	560- 559	Total	
10-19										0	
20-29			1				3	5		9	
30-39				1	1	8	7			17	
40-49				5	2	8	1			16	
50-69			2	2	3	1				8	
70-89		1	3							4	
90-139		5	3							8	
140-199	1	3								4	
200-	2										
Total	3	9	9	8	6	17	11	5	0	0	68

資料來源：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I, p.223.

四川盆地非長江流域區

Ave. area of township in sq. km.	Population Density										
	40- -39	80- 79	120- 119	170- 169	220- 219	280- 279	360- 359	460- 459	560- 559	Total	
10-19									3	5	8
20-29							1	2	1		4
30-39							6	6	1		13
40-49					1	4	5				10
50-69				2	5	2	2				11
70-89			2	4	2	1					9
90-139		3	8	1							12
140-199		9	1								10
200-	10	1									11
Total	10	13	11	7	8	7	14	8	5	5	88

資料來源：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I, p.224.

施堅雅將三地區的人口密度、市鎮數、市鎮面積等三項關係整理成三表，山東地區表之右下方有十五個市鎮，而四川盆地兩區則無，因此根據統計學相關原理 (correlation)，他指出山東的都市化大於四川盆地兩區。當然都市化之程度是否三要素即可顯示姑且不論，但他對資料作了最大的探討。

施氏利用市集組織建立經濟體系與社會體系的空間模式，並以標準集鎮區來說明鄉民社會的小傳統。但是，台灣自明末清初漢人大力開墾，建立漢人社會以來，只有少數幾個街市有小規模的市集⁽¹⁹⁾，大部份的地區均無市集制度存在。顯然施氏的市集結構模式，不適合用來說明台灣的市鎮發展。

(19) 根據清代台灣各府縣的方志，僅有光緒二十年完成的鳳山縣採訪冊，記載該縣大林浦市五日一市以及仁武莊市、角宿市、援剿中市、半路竹市、五甲尾市等五市逢節為市，見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丁部規制，街市條，頁一七二。